

浅浅的心 著



千般宠爱，万般疼惜，
虽不曾言一句“我爱你”，
但我知道，你心已明了。

万里江山，雄图霸业
怎敌你的回眸一笑？

潇湘书院金牌作者【浅浅的心】
书写最霸道情深的绝美爱情

yin
junxin /

2 爱无言

上

引君入

浅浅的心

著

引君心

yin
junxin

2
爱无

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引君心. 2 / 浅浅的心著. —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18. 1

ISBN 978-7-5143-6743-0

I. ①引… II. ①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26399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浅浅的心 |
| 责任编辑 | 杨学庆 |
| 出版发行 | 现代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|
| 邮政编码 | 100011 |
| 电 话 |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|
| 网 址 | www.1980xd.com |
| 电子邮箱 | xiandai@cnpitc.com.cn |
| 印 刷 |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 |
| 印 张 | 42 |
| 字 数 | 774千字 |
| 版次印次 |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143-6743-0 |
| 定 价 | 69.80元 (全二册) |
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



录

第一章 感情遗失

第二章 一触即发

第三章 血洗长街

第四章 只剩你了

第五章 王府日常

第六章 你太偏心

第七章 皓月来访

第八章 处处都好

第九章 绚烂遗憾

第十章 容逸柏归

❖
287

❖
257

❖
225

❖
191

❖
161

❖
125

❖
097

❖
061

❖
031

❖
001

第一章

感情遗失



引 君 心 2 • 爱 无 言

寺院祈福，归途遇袭，湛王连夜赶去。

湛王前脚离开，容逸柏后脚到湛王府。对着容逸柏，齐瑄没瞒着，如实道：“王妃回来途中，江河中央遇袭，船失火，一船人落水，丧命，失踪！王妃现在下落不明，王爷刚刚已赶去，容公子若要去，我派人……”

齐瑄话没说完，容逸柏已大步离开。人已出事，再说什么都是多余，只愿她能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事，多余的话过后再说。

祥子疾步跟在后，望着容逸柏的背影，心口紧绷。入夜后，公子就一直感觉心神不宁，唯恐王妃出事，为了安心特别来湛王府打探消息，希望只是他过度担心的错觉。结果，却还是出事了。

太子府。

继湛王、皇上之后，太子不久也得到了消息。闻讯，当即心下一沉，接着便是疑问，是哪个不要命的，竟然敢袭击皇家船只？

还有，太后她们不是应该明日回的吗？怎么晚上忽然返程了？而且那地界，自太后决定上香起，那一带不是已完全戒严了吗？怎么还会出这事？

想着，太子摇头，事情已经发生，现在不是探究这些的时候。接下来会如何才是最紧要的。凝眉，脑子快速转动着！太后，祁清莹，庄诗雨，百官家眷，还有……

湛王妃！

想到湛王妃，太子眉心猛然一跳，接着急声道：“湛王妃情况如何？”

听太子第一询问的既不是太后也不是太子妃，竟然是湛王妃，侍卫稍愣了一下，随即低头，收敛神色，急声道：“湛王妃现在情况亦是不明。”

太子闻言，眉头紧皱，心头发紧。这次去齐云寺为皇上祈福，是太后主张的。

如此，若是湛王妃有个好歹，湛王一定会发难，而第一个被波及的会是谁呢？

想及此，太子眼睛微眯，心发沉。那个男人可从来不是一个讲理的人。纵然那一船的人都是受难者。

可是，他在乎的只有一个。其余人……

“李荇，准备一下，去凌湖！”

“是！”令下，太子披上大氅，大步走出。庄家，太后，在他未登基之前，还大有用处，绝对不能出事！

只是，在湖的中央遇袭又加上船失火，这种情况下那些手无缚鸡之力、不通武艺的女眷简直是退无可退，只怕凶多吉少呀！

凌湖。

夜黑风大，雷雨交加，潮水汹涌，火光通天，哀号隐隐。遇袭已是够衰，再加上这样的天气，妥妥地雪上加霜，衰到不能再衰。

不过，也有值得庆幸的。庆幸没当即死掉。

“呼……咳咳咳……”深吸气，猛咳，容倾忍着眩晕和浑身的不适奋力抓住所有能抓住的，拼力爬上去。爬上岸，瘫在地上，大喘气，猛咳，几乎把肺都咳出来了。

好一会儿，总算感觉肺里不那么难受了，也能够呼吸了。她吃力地站起，踉跄着走到一边，靠着大树坐下。看着那起伏翻涌的湖面，拍拍脸，搓搓胳膊腿儿，抑制不住地哆嗦。

好冷！

“祈福，祈福，福在哪里没看到，小命差点儿挂了。”轻喃一句，环顾四周。大半夜，黑灯瞎火的，也看不出什么来。

不过，也幸好够黑。不然……想到那些潜伏在水中、身手了得的袭击者，容倾眉头皱起。武功高强，行动迅速，更重要的是透着很强的组织性，果决，强硬，动之有序，明显非一般的恶徒。

想着，容倾咧了咧嘴，单纯的匪徒，是不会想着袭击皇家船只的。没人轻易拿命来玩儿。

而那些人，透着一股同归于尽的狠劲儿，绝对不是一般匪徒，那么，会是谁的人呢？

摇头，现在不是想这个时候。怎么避过这一危机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。

扶着树站起，眼前一片黑暗，火光开始消散。黑色的夜幕阻碍了太多人的视

线，成了躲避那些人的最好屏障。可同时，也成了障碍。这乌漆麻黑的，该往哪里走好呢？

无方向，可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待着不动，不被人截杀，也得冻死。刚入春的夜，冬天的寒意还未散尽，一个字——冷！

拧去衣服上的水，提着裙摆，容倾摸索着，小心往前走着。走着走着，心里不由腹诽：这个时候云珮那厮不知道在做什么？说不定正在做春梦。

想想那温暖的被窝，容倾感觉更冷了。这个时候唯一庆幸的是，她是个能吃的。但凡昨天晚上少吃一点儿，今天掉进江海里就没游上来的可能了。

嗯……捂着鼻子，极力忍下想打喷嚏的冲动。

任何一个细微的动静，都很有可能会把不该出现的人惹来。

“咔嚓……”树枝断裂的声音入耳，容倾脚步瞬时顿住，放缓呼吸，静待！希望来的是救援者，而非那些刺客。不然，她点儿可就太背了。

“有……有人吗？有人吗？”听到那满含颤意的女声，容倾心中微松，吐出一口浊气。运气还不算太背。

“有没有人？”声音里透着恐惧，也有些耳熟，容倾听到了，却没开口。虽不是敌，但却也不一定是友。想起在江海中，那踩着她往上游的人，容倾眸色沉了沉。

虽未看清是谁，但可确定，定然是哪家贵妇人或千金小姐。因为，在那人踩她时，她碰触到了那人的脚，鞋子上的珍珠可是不小。那金贵的玩意儿，不是一个丫头用得起的。

“有人在吗？”或是因为害怕，听不到回应，呼喊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容倾听着，眉头皱起。这么个喊法，若是叫来救星也就罢了。若是把狼召唤来，那全部玩儿完。掉转方向，容倾往另外一处走去。

“有没有人，有没有人在……”声音已染上泣声，脚步凌乱，加快，似在奔跑。

容倾静静站在原地，等那人走远，迈出脚步，一个声音陡然入耳，容倾不由得一个激灵。

“王妃！”

闻声，转头，看着近在咫尺的模糊身影，容倾神色不定，她刚才竟然一点儿都没感觉到。

“王妃，我是董清涟。”夜色中，似知容倾看不清，眼前人自报姓名。

容倾听言，神色微动：“董小姐！”都说这位小姐会点儿拳脚功夫，看来所言不假。

“王妃可还好？”

“不算太好。董小姐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！”说完，自然问，“王妃准备去哪里？”

“漫无目的。”

“王妃若是不介意，我们一起走吧！也好做个伴儿，壮个胆儿。”

“只怕我会拖累董小姐。”这话听在董清涟耳中，只有一个意思。就是要反着听。容倾这是怕自己拖累她吧？董清涟无声扬了扬嘴角，戒心够重的。刚才海映雪呼喊的声音，容倾明明听到了，却是完全不做回应。

当然了，她也听到了，亦是跟容倾做了同样的决定。海映雪那种只会大喊大叫的，无视最好。不然，只会被拖累。

可是容倾跟海映雪不同，从刚才的事可以看出，她也是极聪明、极沉得住气的人。跟她同行，对自己或有帮助。想到这一点，董清涟才决定开口。

容倾的想法，真的如董清涟所想的那样吗？不完全，容倾虽不完全信赖董清涟，但说拖累也是实话。

因为，这才走了几步，容倾已感觉脚踝处在隐隐作痛，有些刺痛。那紧绷，火辣感，就算不看，也能感觉到，脚踝处定然已经肿了。也许是在她全力往外游时，不觉间在哪里伤到的。

“王妃言重了，我倒觉得，王妃不嫌弃我碍事才好。”

“那就一起走吧！”走路的力气都快没了，实在不想浪费口舌，纠缠客套。这里不是沙漠，董清涟不会一个受不住就把她杀了喝血吧。

不过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特别是眼下这种场景，简直是犯罪最佳的时机。黑夜、雨天、无人、被杀，雨水一冲刷，真是什么都看不出。

所以，结伴而行，能否患难与共，就看彼此的运气吧！

京城，皇宫。

今日早朝，气氛一片凝重，百官静静地站在大殿上，一个一个沉默得厉害。御林军已派出去了，太医也已跟过去了。救治、戒严、围堵，所有该做的，都在进行着。

现在，他们能做的就是——等！等结果！等那满船人各自的生死造化。

等结果出，后续开启，审问犯人，刽子手集结，斩杀刺客身后九族人，看那血流成河。真想知道那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把九族都舍去的人，到底会是谁呢？

皇上坐在高高的龙椅上，看着下面众人，面色冷凝：“都各自回府等消息

吧！退朝。”

容倾与董清涟走小半个时辰了，救援的人未遇到，刺客也未碰上，这也算是好事，只是，容倾按按眉心，感觉越来越不好，脚踝越来越痛也就罢了，头也开始昏昏沉沉的。

因实在不舒服，容倾走起来明显迟缓了许多。如此，董清涟眉头皱起，看来，刚刚容倾说的拖累，倒是她想多了。容倾不是在戒备她，而是，她确实在拖累她。也是她计算错误了，在这种时候找个做伴的人，光是脑子聪明是不够的，还要身体好才行。

“王妃，臣女看我们这样漫无目的地走怕是不行。”董清涟停下脚步，轻声道。

容倾听了，咧了咧嘴，差不多已猜到董清涟想说什么了。“是不行！董小姐有什么好的主意吗？”容倾说着，就地坐下，希望休息一会儿能缓解那种不适和无力。

董清涟站着，正色道：“我们不若分开两个方向走，这样遇到宫中侍卫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。到时候，哪一个先遇到援兵，就能即刻带着他们去寻另一个人。如此，我们两人都能更快得以脱险。王妃以为如何？”

“嗯！这办法挺好。就按照董小姐说的来吧！”

容倾答得如此爽利，董清涟眉头不由得皱了一下。如此情况下，容倾仍连求一下都不屑吗？还是说，她另有打算？不由猜疑，不过……

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容倾不跟着，她也能走快些，能更快到安全的地方。“我往北边走，王妃呢？要往哪边？”

“东边吧！”

“那好！一会儿我若是先遇到宫中侍卫，就带他们去东边寻王妃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那臣女先走一步了。”话说完，董清涟疾步离开。

容倾坐在地上，碰碰脚踝，疼得厉害。她身体不适，夜色暗，董清涟看不到，却能清楚地察觉到。可是董小姐却连一句“王妃可是哪里不适吗”都不敢问，为何？

因为问了，明确知道她不舒服，还把她抛下，显得自己多没情意呀！更重要的是，胆敢对湛王妃这样那可是犯罪，一不小心还是死罪。闭嘴不问，装糊涂就聪明了。最起码湛王问罪时，还能说一句“不知者不罪”。

容倾按按头，这个时候湛王爷要是能出现就好了，妥妥地英雄救美呀！虽然

她现在跟美是完全不沾边了。但，一点儿不妨碍湛王爷成为男神呀！

“唉！”叹口气，容倾站起，骤然而来的眩晕，让她差点儿再次倒下，勉强站住，抬手抚额头，发烫！在冷水里游了那么久，身体果然扛不住。

看来，她是不能走了，最好是找个地方避一下。刚刚跟董清涟说的是哪边来着？忽然忘记了，这记性也是没谁了。

抬手拍拍头，哦，说的是东边。记起，容倾却抬脚往西边走去。

容倾离开没多久，几个黑衣人挟着一人，出现在容倾刚刚待过的地方。
“人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走的时候她还在这里坐着的。”

“看来，我们来晚了一步。”声音沉戾，带着懊恼，“该死的！”一怒，黑衣人扣住某人脖颈的手不由得用了几分力道。

“嗯……”董清涟吃痛，瞬时低呼出声，脸染上痛苦色。没错！被劫持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董清涟。

痛呼入耳，没人在意。

“阿莫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继续找，必须找到。”

颌首，随着看向董清涟：“这女人呢？”

“灭口，省得她到处乱说。”说着，手中长剑抬起，杀意不掩。

剑起、剑落的瞬间，董清涟急声开口：“不要杀我，我知道她在哪里！”

话出，那眼见就要落在她身上的剑顿住：“你知道她在哪里？”

“是！我们刚才分开的时候，我往北，她说了往东的，她身体不适，应该走不远的，你们现在追过去，肯定马上就能找到她。”

“你最好别说谎！”沉沉地警告。

“我现在命在你们手里怎么敢说谎。大哥你相信我，她真的往东边去了！”

看着那冒着寒气，满是血腥之味的冷剑，董清涟眼圈泛红，心里紧绷得厉害，真是晦气。没想到首先遇到的不是宫中侍卫，而是这些恶徒。

“阿莫，这女人不敢说谎的，她怕死！”

“走！”说着，往东边疾步走去。董清涟被挟持着，低声道：“大哥，我帮你们把人找到。事后，你们就放了我吧！”

这话，换来的是嗤笑，没人搭理她。

“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的。”董清涟急切道。

活人的保证他们可是一点儿不信，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闭嘴。

看他们不言，董清涟急声道：“带你们去寻湛王妃，我若是说出去等于自寻死路。湛王爷那人是什么性子你们应该也有所耳闻。他若知道了，绝对饶不了我的。所以，我隐瞒还来不及又怎会乱说。”董清涟快语道。

这话，倒是可信。可，那又如何呢？“你们大元的人，都该死！”

不会说，也不意味着会被饶过。在他们眼里，大元的人都是该死之人。那浓烈的恨意，董清涟感觉到，心一沉，难道今日真的就在劫难逃了吗？

她不甘心，她不想死！

湛王赶到，看着那被烧得残破不堪的船，眸色黑沉。“主子，属下无能，没能护好……”青安请罪的话未说完，被湛王打断。

“王妃从哪里掉下去的？”

“这里！”看着青安指的方向，凛五抬手，数百护卫随着跳下。“你们分散开去岸上寻，发现什么即刻来报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另，你们的任务是寻找王妃，不是追捕犯人。所以，看到那些亡命之徒，无须询问直接斩杀。”

多杀一人，王妃的危机就少一分。这起灾祸，因何而起，主谋是谁，湛王不想知道，现在首要的是容倾的平安。其他，都是狗屁！

暗卫领命，离去，执行。

湛王站在船上，看着那上面漂浮的尸体，眸色冷得令人不寒而栗。湛王赶到开始寻找人，而董清涟这一边……

几乎已确定，容倾并未在这个方向。往东已走出老远，却丝毫未发现容倾的踪迹。

如此，阿莫看着董清涟，脸色阴沉，满眼煞气：“你在找死……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，她真的说要往东边走……”话说一半，陡然顿住，脸色微变，“她……她刚才在骗我！”

她只听到容倾说，却未亲眼看到她确实往这个方向来了。而从现在的结果来看，容倾在防着她并未对她说真话。

“我没说谎，是她骗了我！她未往北，未往东。那么，必然在南边或西边，你们分开去这两个方向找，必然能找到她。”

董清涟急声道：“这次请你们相信我，她一定就在那两个方向，绝对不会

有错。”

听着董清涟那焦灼、慌乱的声音，站在阿莫身边的人，不禁沉沉一笑：“大元果然都是狡诈之人，那个湛王妃心眼儿还真是极多。”

董清涟不像是在说谎。看来，她也是被人给骗了。阿莫听言，手豁然抬起，点穴，剑出！

嗯……

后背遽然剧痛，当即让董清涟的脸失了血色，可却哑然发不出任何声音来！

既然不知道湛王妃所在，那么，再留着她、带着她也是没用了。剑拔出，把人丢下，疾步离开。

董清涟随之陷入黑暗，失去了意识。

一炷香，两炷香，一个时辰……

时间在流逝着……而湛王听到的回禀却是一样：“主子，还未发现王妃！”

这或许是好事，尸体已查找过没发现她，就意味着她还活着。只是，也或许随时都会死去。因为，危机还在。

“继续找！”湛王开口，声音有些干哑。

“是！”暗卫离去，容逸柏一言不发站在不远处，看着翻涌的湖面，看着那立在船上浑身已湿透的男人，默默地等待着。湛王、容逸柏，一个容倾的夫君、一个容倾的哥哥，面对她的劫数，彼此相对只是沉默。他们不需要彼此安慰，也不需要浪费时间去怪罪谁。

他们此时，只愿她平安无事。

湛王抬头，雨已停，黑幕逐渐散去，所有的都将完全显露出来。容九，你争气一些，不要好日子刚开始，就离开。

放肆，没规矩，说话荤素不忌，闹脾气，怎么都可以。就是离开，他不容许，不能饶恕！

容九……

看着刺入胸口的长剑，容倾露出一抹苦笑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！用尽了力气，是躲，是避，最终结果，不还是难逃一死吗？

身体缓缓往后倒去，被冷水包围，意识渐渐涣散……

容逸柏，她的哥哥，她离开了，他一定会伤心吧！不过，等娶了媳妇什么都好了。还有……

云珮，她的夫君。她不在了，他多少也会难过一会儿吧！是呀，一定会难过

吧！再想找她这样的媳妇可是不容易了。咧了咧嘴，眼眸闭上，一滴泪珠滑落，融入湖泊再无踪迹。

当夜的黑幕褪去，当太阳升起，所有的一切，没了夜色的遮掩，完全显露眼前。

遍地的肢体，漂浮的尸体，溅落的猩红，血腥的味道，夹杂着湖水的腥味，凉寒……

所有都落入眼中，所有都飘入鼻翼！看之，触目惊心，是梦魇；闻之，痛呕不休，眼泪不止！

死去的、残了的，失去了，哀号，痛哭……

当一切显露，随之而来的，是又一次痛苦的面对。一场浩劫，似一场战役，直面死伤，残酷，残忍，余生再难忘。

昨夜，不眠之夜！湛王静静站在船头，看着眼前的惨况，眼底风云转动，仍是她的踪迹！

容九，你在哪里？

因为害怕所以躲起来了么？若是，做得不错。没让他找到，也千万别让其他人找到。

“小姐，可是疼得厉害吗？”秋红看着面色苍白的庄诗雨，哽咽道。

庄诗雨没说，捂着胳膊，无力靠着。该包扎的御医已包扎过，血止了，可疼却止不住。抬头，看着前方。甲板之上，那高大的身影自然映入眼帘。

女眷之中，各自枕边人，最先赶到的不是其他人，而是他！

脸上表情，还是那么不露痕迹。然而行动上却诠释了所有。做的总是比说的多，无声的在意，比任何人都浓烈。

只是那种浓烈，这种等候，只为一入。眼前所有都入不了他的眼。

无上的尊贵，无双的容颜，他所有的，最让人心悸的，却是眼前这种绝对。

他也疼人，他也会在意，给了一人，就是绝对的完全，不会再分给其他人一点儿。庄诗雨咧了咧嘴，缓缓垂眸，得了他的心，得了他的情……

只遗憾容倾怕是没福气拥有，昨日或许就是最后。

京城，皇宫。

“太后昏迷，情况危急；太子妃身亡；三皇子妃受伤，玉颜公主重伤，致残……”随着龙卫的禀报，皇上面色越发阴沉。

极好，皇家护卫竟如此不堪一击。

船只遇袭后，这就是他们极力保护的结果吗？

“还有……”龙卫话未说完，断然被皇上打断。

“湛王妃可找到了？”

“回皇上，还不曾！”

“湛王还在那里？”

“是！”皇上听言，眉头皱起。云珮越是在意，这件事的后续就越是难测。容九若是无事还好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

皇上揉揉眉心，活下来的，怕有不少又要即刻死去。这祈福，祈得真是好呀！都给自己祷告出一份灾祸来。

“那些人的身份可确定了吗？”按下心头的烦闷，皇上开口问。

龙卫点头：“已初步确定，这次事跟古都脱不了关系。”

龙卫话出，皇上脸上神色变得微妙：“古都吗？若是这样，那倒是有意思了。”

凌湖。

“主子，袭击者身份已确定，是古都人！”

湛王听言，神色不见丝毫波动，淡淡地道：“太后死了吗？”

“奄奄一息！”

“改变回程时间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据言：是因为太后突染旧疾，必须即刻回京。”

“继续查。”

“是！”护卫领命离去。

湛王静静看着湖面：“容霖带来了吗？”

凛五颌首：“已带来了。”

“带他过来。”

“是！”

少时，容霖紧绷着神经出现在湛王跟前，跪下：“下官叩见湛王爷！”

湛王垂眸，看着他，开口，声音轻缓：“容九她会水吗？”

“下……下官不太清楚。”

“是吗？”话落，而后是一阵长长的沉默。

这沉默，太压抑。

只是不清楚吗？凛五面色沉沉。这个时候，恐怕是完全不敢说实话吧！

王妃不识水性。是在询问容家众人后，最终得出的结果。而一个不识水性的人，落入了江河之中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不言而喻！王妃或许已经……

“王爷饶命，王爷饶命……”容霖撑不住，开始求饶，生死面前，不堪一击，“柏儿，柏儿……”望着自己求救的祖父，容逸柏神色淡淡。

湛王抬眸，看向容逸柏：“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容逸柏摇头：“没有！”容逸柏话落，看紫色衣袍掠过，看容霖颓然倒地，抽搐，颤抖，之后静止，命归西。

容逸柏就那么静静看着，眼帘都未动一下。同是容家人，他只在乎容倾的生死。其他人，人各有命，福祸自担。

起身，不看地上已死去的人，容逸柏开始去寻人。湛王同时抬脚，开始寻找那说话不算话的人。

“夫君，俗话说‘小别胜新婚’，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相遇。等我回来，你可不要太热情哟！”

“夫君，记得用力想我哟！想到让我感觉到。然后，我即刻就飞奔回来。”

“夫君，就是再想我，也别去接我。虽然我也很想让别的女人羡慕忌妒恨一下。可是，秀恩爱死得快。所以，你矜持点儿，在家等我就好，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若是实在相思难挨，那……要不你偷偷去接我？”

想着容倾离开前念叨的话，湛王眸色沉沉，用力地想，他有。可她呢？飞奔到哪里去了？

容九，你是故意想看我发急吗？

“主子，您看这个。”凛一手里拿着一物，从不远处快步走来。走到湛王跟前，把手链送上前。

湛王接过，看着手链内那一个倾字，眼眸紧缩：“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
“岸边！”

闻言，凛五豁然转头，看向湛王，声音难抑波动：“主子，是在岸上找到的。也就是说，王妃她曾在岸上走动过。”

若是容倾掉下水，溺水死去的话，那么，无论如何这手链都应该在水中而不会在岸上。更重要的是……

湛王垂眸，看着上面的血迹，还有手链断裂处那被利器斩断的痕迹，嘴巴紧抿！掉下去，未溺水。但却在上岸后，遭遇了意外吗？

手收紧，心口发紧，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厚重：“发现手链的地方，一点儿一点儿地给本王查。在那一处，被救起的都有谁，全部查探清楚，一个不许遗漏！”

“是！”若还有其他人在容倾出事的地方，或在那附近被侍卫救起。那么，在当时，他或她，极有可能见到过容倾。

容九……

要活着，哪怕残了，也不要就这样死去。

京城。

容霖死了，死于云珮之手。

皇上听闻之后，神色莫测，云珮果然不会就这么风轻云淡地揭过。

那么，继容霖之后，下一个又会是谁？

寻找在继续，严查同步，一切都在稳步快速地进行着。凛五主持大局，湛王则去了齐云寺。

齐云寺。

“师兄，湛王爷来了！”

盛和闻言，缓缓睁开眼眸，看着眼前的佛像，微不可闻地叹息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“吱……”

厚重的大门被推开，寒意从背后袭来。寒意袭来，非天气使然，而是皆因来人。

看着映照在地上的高大身影。

盛和垂眸！

看破红尘，看透世间混沌，心如明镜，无欲无求，一切遵循顺其自然。因此得道，也因此……

更能清楚感受到，那来自湛王身上的令人窒息的血腥之气。

湛王八字，世上无人能压得住的命格。命硬，性戾，暴虐，嗜气冲天，鬼避之，神难压制！

世间魔，人间阎王！

“我的王妃，她可还活着？”

盛和抬头，湛王看了他一眼，在他对面坐下：“我要她活着！”

这话实在是任性。而任性背后，透出的是在意、是警告。警告盛和，认真地掐算，仔细地回答，不要轻易就把那个“死”字给吐出来。